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之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丁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蒙古命山東團結義兵

每州添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專帥義兵以事守禦仍命郡守提調聽宣撫司節制○胡粹中曰兵貴精不
必多將在和不必衆添設帥領同結義兵不足以禦敵
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戶相繼背叛而山東先失
團結果何益哉

二日。林兒將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

時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谷將安歸。迺移書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西。得書大喜。遂提兵五千。與思齊倍道來援。殺賊無算。餘黨皆潰散。元朝論功。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四川左丞。

戊申。我師克長興。敗長興州。爲長安州。

二月丙午遣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走湖州戊申耿炳文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峇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乙亥敗長興州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總兵都元帥劉成爲左副元帥李景元爲右元帥守之

三月戊午我師克常州改常州路爲長春府

初常州兵雖少而食足故堅拒不下及誘我叛兵入城軍衆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急呂珍宵遁徐達等

遂取之。丁亥置毗陵翼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總管張
懾爲元帥守之。命鎮撫孫繼達浚治城隍。改常州路爲
長春府。以高復權知府事。尋復改長春府爲常州府。
蒙古義兵萬戶賽甫丁叛據泉州。○韓林兒將毛貴攻破
膠萊諸州。山東郡邑皆陷。

劉福通遣毛貴攻膠州陷之。殺元簽樞密院事脫歡。遂
自膠州攻萊陽復陷之。元守臣釋嘉納死焉。又引兵趨
益都。般陽諸州。濟南告急。元董搏霄宣慰山東。乃提兵
赴濟南。大破毛貴兵于城下。時有嫉搏霄功者。譖之。令
守河間。長蘆。搏霄北行曰。我去濟南決不可保。毛貴果
取濟南。山東遂陷。搏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毛貴兵猝

至德霄拔劍督戰賊兵突前搏霄被刺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搏霄卒。元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征討之禍。其所言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略以爲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迺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也。又自四方有倣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購。內外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
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
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譽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
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
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
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
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
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
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頽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
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
征伐之禍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

察訪僉事

夏四月 我師克寧國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高皇帝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籠。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於是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五月蒙古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巳卯。

我師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我師克青陽縣。○六月有龍鬪於樂清江。

六月癸酉颶風大作。有龍鬪于溫州之樂清江。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己未 我師克江陰

己未。命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扼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淞、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漕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爲我有。士誠侵軼路絕。

秋七月蒙古大都晝霧

時暎不辨人物自巳至午方消如是者旬有五日

○丁丑

我師徇宜興取常熟○戊寅

我師取績溪○庚辰

我師取徽州改徽州路爲興安府

庚辰元帥胡大海等進兵徽州元守將八思爾不花及

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等退走欲

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乙

酉改徽州路爲興安府立雄峰翼元帥府命鄧愈守之

丙戌命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

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于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李

才完者遁去婺源元帥汪同黥縣尹葉茂祁門元帥馬

國寶俱詣雄峰翼降

高皇帝命皆仍其官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畧地于山東西

劉福通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二龍見祥符縣○蒙古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韓林兒○蒙古以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邇方倚完者爲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邇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于蒙古以爲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爲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迺以其反覆不可信。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制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知政事。至平江路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迺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迺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迺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元朝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迺之功。加大尉。伯琦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謬劾御史劉希曾等。遂不爲公論所與。後爲江東廉訪使。遇長鎗賊寇陷寧國倉。

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畱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爲有闕云。○胡粹中曰。周伯琦以文藝名世。固嘗在端亮之列矣。一爲利祿所誘。諂附脫脫。得罪於公論。遂爾改操。不復顧藉。居方面則失守。將使命則屈節。雖保身於危難。而壞名毀節。辱先辱家多矣。惜哉。

九月丙戌。我師取武康。○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并其軍。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椽。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

因乘燬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一月。太陰掩昴。○靜江路山崩。地陷。○壬申。我師克

池州。

壬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國寶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麟等。敵衆敗走。得糧九千餘石。薄暮。敵衆復以戰船百餘艘來迎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韓林兒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蒙古察罕帖木兒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凡數十里。察罕帖

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至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甲申 我師克揚州

甲申 高皇帝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李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

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爲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爲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迺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十餘匹，報至。高皇帝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

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十一月汾州挑杏有花。○十二月太白犯歲星。○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歿，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河南大饑。○蒙古以孛羅帖木兒爲河南平章政事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荅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歿，諸軍大潰。荅失八都魯退駐石村。元朝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規知之，詐爲荅

失八都督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荅失八都督覺之。一夕憂憤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帖木兒爲河南平章。代領其軍。

蒙古歐陽玄致仕不能還卒于大都

戊戌 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將陳友諒破安慶。蒙古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歿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旣登城。闕簡外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

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池塘中。必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巾而出。臨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救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

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不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蚤。許元琰。秦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菴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旣歿。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歿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

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歿於君而能使妻歿於夫子歿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乙卯。我師克發源州。○二月。我高皇帝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茂才自秦淮翼水軍元帥。遷都水管田使。高皇帝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使高無患。乾旱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

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三月朔日色如血○韓林兒將田豐破濟寧城據之○韓林兒將毛貴破薊州蒙古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歿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元主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爲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于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如雷有雲如火。

三月辛丑夜大同路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

之聲

丙辰 我師克建德路 即今嚴州

先是行樞密院判鄧愈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元帥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未及縣三十里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獲馬百餘匹追至淳安敵聞風奔潰復追擊三十餘里獲其戰船二十餘艘降其兵三千餘人遂安守將洪某率衆五千援淳安大海復戰敗之生擒將士四百餘人獲馬三十餘匹至是軍抵建德元叅政不花院判慶壽長槍元帥謝國璽達魯花赤喜伯都剌總管楊瑀葉城遁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以楊璟尋朝佐爲帳前總制親

軍副都指揮使。壬戌。改建德路爲建安府。立德興翼元帥府。元江制行省左丞楊完者。遣兵來攻。郤愈出兵擊之。殺其將李副樞。衆潰。降其溪洞兵三萬人。郤愈爲同僉行樞密院事。大海爲行樞密院判官。留文忠鎮守。尋復爲建德府。

夏四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隆興。

時火爾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爾赤疾而撓之。城陷。火爾赤出走。道童退保撫州。欲集義兵收復。而勢已不可。因嘆曰。身爲大臣。城陷不守。復何面目見人。遂迎敵遇害。

五月。劉福通破汴梁。奉韓林兒據之。○蒙古誅湖廣右丞

相太不花以悟良哈台代總其軍

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耶時亦起太不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太不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勸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太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旣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元朝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筭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悍元主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卽上言軍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

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言已也。遂
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益州安置。以
悟良哈台代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
不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
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
來哈刺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山東地裂。天雨白毛。○六月朔日有食之。○韓林兒將關
先生破遼東。遂大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
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
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開保等。

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并陘杜大行
屢擊却之詔拜察罕帖木兒爲左丞尋拜平章政事

蒙古前江西廉訪僉事伯顏謀起兵討賊不克而歿

伯顏初以處士徵爲侍制遷僉憲江西以病免歸及河
南盜蔓延河北伯顏言于省臣將結鄉民爲什伍以自
保而賊兵大至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至磁
與賊遇賊知其名生劫之誘以富貴伯顏不屈引頸受
刃與妻子俱歿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
有七竅此非賢士乎納心腹中排牆而掩之寧聞謚文
節伯顏字宗道初師黃坦以穎悟可比顏子命以顏爲
氏世呼爲顏宗道云

癸酉 我師取浦江縣○秋八月太陰掩昴○蒙古大饑
斗米金一斤○九月蒙古江浙同僉員成率其元帥李福
等詣我德興翼降

初蒙古苗帥楊完者自廣西舉義兵攻復陳友諒所據
湖廣諸郡轉至池饒時張士誠據姑蘇蒙古江浙行省
丞相達識帖木兒慮爲士誠所侵迺召完者以兵守杭
累授江浙左丞完者恃功驕橫達識帖木兒苦其逼已
復陰約士誠以兵攻其營完者倉卒不及備遂自縊死
其衆皆潰散至是其部將員成等欲爲報仇遣苗軍元
帥秦不花來請降且言其所部元帥李福等三萬餘人
在桐廬皆願効順 高皇帝命朱文忠往撫之九月乙

酉朔員成率李福劉震黃寶蔣英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翼降。朱文忠遣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衆於新城。送員成于建康。

冬十月。太陰犯昴。○辛未。我師取蘭谿縣。

先是樞密院判胡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伯顏。不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出戰。敗之。克其城。獲元廉訪使趙秉仁等十四人。馬牛羊萬頭。立閩越翼元帥府。分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

甲戌。我師克宜興。

先是徐達郤榮攻宜興。久不下。高皇帝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

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珮與戰，不利，遂爲所獲。戊寅，改宜興州爲建寧州，置全吳翼以元帥楊國興等守之。尋復以爲宜興州。○張士誠欲降永安，永安不屈，遂拘囚之。至丙午歲秋七月，竟被囚歿云。

十一月，太陰復犯昴。○蒙古柎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爲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柎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

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孕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殺孕列以滅口。榭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劾里麻失里復劾之不已，終不聽。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戊寅，太白經天。○壬午，我師克婺州，改婺州爲寧越州。

樞密院判胡大海帥兵攻婺州不克。高皇帝自將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十二月壬辰，自宣歷嶽道蘭谿至婺，命椽史周德遠入城招諭不下。迺督兵圍之。先是元叅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叅謀胡深章溢議爲守備。造獅子

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
援自率衆萬餘出絕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
高皇帝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卽下聞彼以車
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
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旣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
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
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其所製驚馬
器仗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
白氣其長亘天頃之白氣爲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
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
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

僉甯安慶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制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皆戰歿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孫廉訪僉事安慶以下官甲申

高皇帝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卽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廼知爲

高皇帝駐兵之地丙辰置中書分省于婺州立金華翌元帥府以表貴爲元帥吳德真副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爲知府帳前總管陳從貴兼知東陽縣事總兵三百戍之義兵元帥呂兼明兼永康知縣帳前總管王道同爲義烏縣知縣楊苟爲我義知縣命甯

安慶仍同僉樞密院事。隨軍征進。遂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高皇帝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都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而大功可成矣。

韓林兒將關先生破上都焚宮闕

關先生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叅議中書省事陳仁祖上書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克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

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然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墮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成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上元主嘉納之。

太白經天○蒙古大都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葬之前後凡二十餘萬。

人

己亥 春正月太陰犯昴○我師取諸暨

僉院胡大海帥兵取諸暨張士誠守將華元帥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不定復作亂大海復擊敗之生擒四千餘人馬六十四匹遂改諸暨爲諸全州以帳前元帥張彪爲統軍元帥兼本州同知又立樞密分院於諸全州置明海翼元帥府陞謝再興爲院判王玉等爲元帥守之

徐壽輝將陳友諒攻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引兵救之賊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振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席閩屯兵城中開門

出迎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的斤分兵爲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交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遣人來說降。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赦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皮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胡粹中曰。四海板蕩。寇盜相望。有民社之寄者。孰不幸封境之苟安以自免也。故張巡守睢陽。求救於賀蘭。進明而不得。蓋或懼其同禍。或忌其成功。故挺身赴敵者鮮矣。賊寇廣信。衢雖鄰壤。尚可自保。伯顏不花的斤卽引兵往救。亦異於周伯琦之出走者也。

二月蒙古命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

元主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孛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

先是我高皇帝遣主簿蔡元剛儒士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高皇帝曰：古者處

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於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夏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貫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

彭早住趙均用自徐奔濠，與子與不相能。早住旣死，均用益自專。子與向滁陽，均用乃奔淮安。未幾，自淮安奔山東，依毛貴。至是，殺貴。貫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均用殺之，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

五月，我高皇帝自寧越還建康。

辛酉，高皇帝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

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林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今常遇春同心協力。竅間取之。此三人皆勅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六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戰歿。○秋七月。太白犯上將。及左右執法。○八月。蒙古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豐。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

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詔以蔡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樞密院事。西臺中丞以旌其功。

庚午。我師取無爲州。○九月。河決任城縣。○白虹亘天。○癸巳。我師克潛山縣。

癸巳。徐達張德勝率兵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寨。擊走趙普勝部將胡總管。敗之于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叅政郭泰引兵渡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

馬騾牛畜千餘。遂克潛山縣。令詹元帥守之。

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高皇帝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可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嘗為普勝畫策。普勝尊為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其實。蓋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

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鴈。以登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丁未我師克衢州。

秋七月乙巳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僂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秤釣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奪城。毀其所。

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九月丁未克之。時遇春圍城兩
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
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
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
舉火，大軍已入城矣。潰總管馮浩赴水死。擒宋伯顏不
花及院判朶粘等，得糧八千石。改衢州為龍游府，以武
義知縣楊苟知府事。立金斗翼元帥府，以唐君用為元
帥。夏義為副元帥。朱亮祖為樞密分院判官。命寧越公
省都事王愷兼理軍儲。遇春還寧越。

蒙古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飢，至是因河南

始平乃遣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范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

冬十一月蒙古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流星大如桃○蒙古大都有杜鵑

十一月辛巳有流星起自危東行没于畢宿之西○杜鵑啼于京城中居庸關亦有之

壬寅我師克處州

初高皇帝既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

謀取處州元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真仲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鬪志至是胡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卽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岩遂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遂克處州林彬祖走溫州於是處州七邑皆下辛亥改處州路爲安南府以義烏知縣王道知府事立安南翼元帥府以朱文剛爲元帥李祐之爲副元帥耿再成爲樞密分院判官守之以分省都事孫炎總理軍儲高皇帝初在婺州旣召見宋濂至是克處州又有薦者

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者，卽遣使以書幣徵四人同赴建康。入見，高皇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高皇帝善其言，甚禮貌之。

二月，蒙古太子殺左丞成遵，叅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元主左右，令御史劾元主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元主前左右之，故太子之志未得逞。

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胡粹中曰太子之職在問安視膳刑政非所敢專也。况成遵等執政大臣而專殺之。是無君親矣。所以然者太子請內禪而丞相不從。故殺其佐屬以勝之耳。羣雄作亂於外。太子謀亂於內。烏得而不亡哉。

陳友諒幽其主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故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蒙古贈宋儒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封爵

沅州路照磨胡瑜言先儒楊時等五人有功聖門未列從祀於是省部議奏俱贈太師追封時吳國公侗越國公安國楚國公沉建國公德秀福國公並從祀先聖廟廷。

庚子春正月。彗見東方。○蒙古以危素爲叅知政事。○蒙古紐的該卒。

紐的該爲相。有大臣體。旣臥病。謂人曰。太平直宰相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矣。此可嘆也。遂卒。乙卯。我高皇帝復以寧越府爲金華府。○二月。蒙古太平罷爲太保。

成遵等夙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病於家。臺臣留之不允。○胡粹中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擗思監專政而太平與之同佐。力辭而去可也。皇后太子既有邪謀。力能匡正。正之不能則去之亦可也。太子殺成遵。趙中剝床將及席矣。尚不知覺。至於見逐而後去。隱忍依違。自取侮辱。惜其量有餘而識不足也。

蒙古復以擗思監爲右丞相

時元主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爲奸利。擗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問後又與朴不花黨。庇擗廩而誣李羅以非罪。卒召禍亂論者謂

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庚申蒙古守福寧州。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

初丁酉歲。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人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輩知元國勢不振。故遣文廣來納款。文廣以其年六月由海道出溫。爲方國珉所邀留。至是脫身得達。時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高皇帝皆厚賞之。遣還招諭。

夏四月。我高皇帝第四子生。是爲成祖皇帝。○五月朔。日有食之。雨雹。○閏五月。陳友諒寇我太平府。陷之。院

判花雲知府許瑗皆不屈死。

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之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曹。斯爾爲賊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發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爲友諒所執。亦抗罵不屈。皆死之。○雲死于難。年三十九。妻邵氏一子燁。生始三歲。戰方急。邵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敵夫必死。吾寧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

管氏赴水。年三十五。侍婢孫氏收其屢瘞之抱兒。欲
避他所。爲陳氏兵所虜。至九江。陳氏軍中惡兒啼。孫氏
恐兒被害。以簪珥付漁家。媪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
至漁家。見兒遂竊負之。夜出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泝
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猝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
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
渚有蓮實。孫氏取婢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
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高皇帝所聞花雲兒也。卽
呼入見。孫氏抱兒拜且泣。高皇帝亦泣。置兒膝上曰。
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
得。衆以爲神云。煒旣長。命爲水軍衛指揮僉事。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帝。

初，友諒之寇太平，挾徐壽輝以行。既陷太平，志盈滿，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先使人詣壽輝前，佯爲白事。令壯士持鉄搥，自後擊其首。壽輝歿，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昇廟中神像，顛倒置門外，而僭位其中。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左相，張定邊爲太尉。羣下草次行禮於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濕略無儀節。識者知其必無成。

陳友諒寇建康龍灣，我師合擊大敗走之，遂取安慶。復太平。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林謙皆

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高皇帝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勝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困。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高皇帝自將擊之。高皇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論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高皇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嘗

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洩吾書。今責以往則必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高皇帝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關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關者，卽呼問之曰：爾何爲來？關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關者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關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關者諾，歸具以告。高皇帝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成，適有

富民自友諒軍逸歸言友諒開新河道路又令於新河
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
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
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高皇
帝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
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及舉黃幟則伏兵皆
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環
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
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鉄石乃
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開者之謬已卽與
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

其勢銳甚時暑熱高皇帝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高皇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高皇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及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至命伐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鼉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隊席下得茂才所遺

書。高皇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哂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關志及降。言於高皇帝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高皇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歿之。國勝以五翼軍蹙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爲友諒舟師所陷。及是友諒

月十日具 卷二 三
敗走常遇春復其城乃命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戊寅我師克信州改信州路爲廣信府。

初友諒之寇龍江也。高皇帝命胡大海出兵擄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率兵以往道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徧師設若劔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衝先釋繫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不能禦衆潰遂克之。甲申改信州路爲廣信府以段伯文爲知府立龍虎翼。

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隆爲副元帥守之

秋九月蒙古孛羅帖木兒與冀寧察罕帖木兒以兵相攻
蒙古主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
兒兵駐大同因欲併據晉冀遂相讎隙詔命孛羅帖木
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孛羅帖
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
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會元朝遣使諭令解和遂各
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界孛羅帖木兒而察罕帖
木兒以爲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
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

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孛羅帖木兒。元朝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初，詔遣參政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兵既受命不前，進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志。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卽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冬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十二月，蒙古陽翟王阿魯

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蒙古主遣知樞密院事秃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阿魯輝帖木兒元太宗第七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方上屢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爲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微兀之地將犯京畿遣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上遣使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遂命秃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於秃堅帖木兒走上都。

辛丑春正月朔填星退犯太微垣○甲申始議立監法直局設官以掌之○巳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

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

先是我高皇帝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謫詐者亡。負固者滅。倪爵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爾且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珍遂遣人謝過。至是國珍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高皇帝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殺。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蒙古以張良弼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時李羅兵旣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於鹿臺察罕銜之○胡粹中曰良弼受節制於察罕而又陰結定住聽陝西行省調遣則察罕與朝廷貳明矣遣子貢糧焉知非窺覘朝政也歟蒙古察罕帖木兒遣其子擴廓帖木兒貢糧于京師○五月明玉珍攻嘉定等路蒙古李思齊擊敗之○六月英惑歲星太白星聚翼○秋七月壬申涼友諒知院張定邊復陷安慶○八月甲申我師克浮梁遂克樂平州。

先是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利陽鎮擒賊首楊文友獲之遂會僉院鄧愈兵于三洞源議取浮梁既而鄧愈兵攻浮梁不下高皇帝命理問谷繼先院判劉文旺率兵往助之至是克浮梁陳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干光復攻樂平州友諒總管肖明率將拒戰光擊敗之擒其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之

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走武昌先是陳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率兵擊破之擒明道送建康高皇帝命仍舊職用爲鄉道以取江西高皇帝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自弒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

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高皇帝遂決
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殺徐壽輝，僭稱大號，天理
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兇暴，侵我太平，犯我
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悔悟。今乃以兵逼安慶，觀其所
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
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
前，大星在後，此勝師之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高
皇帝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遂帥徐達、常遇春等
各將舟師發龍灣。高皇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
署曰：平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泝流而上。時友諒
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我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乃

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
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
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
河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
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高皇帝分舟師爲兩翼
夾擊又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
棄城走武昌癸卯我師入江州獲糧數十萬

甲辰我師克南康以星子縣尹陳子亨守之○丙午斬黃
與國沔陽來降○戊申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來降命
仍其官守之○蒙古察罕帖木兒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

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鉄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辛亥，陳友諒平章王溥以建昌來降，命仍其官守之。甲寅，我師克德興。○壬戌，王溥復遣檢校劉巨川以南豐

州及臨川金谿等八縣來獻。○蒙古阿魯輝帖木兒兵敗
伏誅。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元主命以太平爲留守。
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
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
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已功。

冬十月蒙古以察罕帖木兒爲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山
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九七日命秘書
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永泮始如故。

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寇我長興。叅政常遇春率兵救

之伯昇遁去。

張士誠遣李伯昇率衆十萬水陸並進直薄長興城下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嬰城拒守遣左副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追至東門敵反兵力圍炳文不能救成遂戰歿於是寇復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壕湟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高皇帝在江州聞報命常遇春往救之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棄營遁去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陳友諒右丞鄧克明以撫州來降。

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意欲緩師以款我聞僉院

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獻其地請降愈察其意非誠卽率兵由漁陽段鼓間道夜襲之黎明至其城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至倉卒計無所出單騎出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臨江汀州四路南豐寧都富州三州臨川樂安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高皇帝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明復逃歸新淦乙卯改撫州路爲臨川府建昌路爲肇慶府未幾皆復其舊

十二月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來

降。

廷瑞遣鄭仁傑詣九江納欵。仁傑因以廷瑞之意言於高皇帝曰：明公英武蓋世，海內蒙傑皆延頸傾心，樂爲任使。廷瑞等欲歸命久矣，然無路以請。今特遣仁傑輸欵，但所領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既降而以此輩屬之他人，則非所願。故預陳本意。高皇帝以書報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治兵以來十一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特垂名後世。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語契合，洞見肺腑。

故常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
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
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
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
見慘。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濟之役。予所獲長
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
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收江北功蹟。茂著
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
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固不
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又聞彼守禦諸將。相待緊。彼
此之際。各懷嫌疑。不能自安。書至。宜以昔日相疑之心。

一時解釋同其和好作磊落丈夫豈不可以保全富貴
光榮祖宗貽及子孫哉若各持己見不察事機是非同
異焉能免禍足下其審之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其同舍
康泰至九江降。

江左陸翀之覆校